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通言
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

杏花過雨，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。 流水飄香，人漸遠，難托春心脈脈。
恨別王孫，牆陰日斷，誰把青梅摘？
金鞍何處？綠楊依舊南陌。
消散雲雨須臾，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。
燕語千般，爭解說些於伊家消息。
厚約深盟，除非重見，見了方端的。
而個無奈，寸腸千恨堆積。

這支詞名喚做《念奴嬌》，是一個赴省士人姓沈，名文述所作，原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。如何見得？從頭與各位說開：第一句道：「杏花過雨。」陳子高曾有《寒食詞》，寄《謁金門》：

柳絲碧，柳下人家寒食。
鶯語匆匆花寂寂，玉階春草濕。
閒憑熏籠無力，心事有誰知得？
檀炷繞窗背壁，杏花殘雨滴。

第二句道：「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。」李易安曾有《暮春詞》，寄《品令》：

零落殘紅，似胭脂顏色。
一年春事，柳飛輕絮，筍添新竹。
寂寞，幽對小園嫩綠。
登臨未足，恨游子歸期促。
他年清夢，千里猶到城陰溪曲。
應有凌波，時為故人凝目。

第三句道：「流水飄香。」延安李氏曾有《春雨詞》，寄《浣溪沙》：

無力薔薇帶雨低，多情蝴蝶趁花飛，流水飄香乳燕啼。
南浦魂消春不管，東陽衣減鏡先知，小樓今夜月依依。

第四句道：「人漸遠，難托春心脈脈。」寶月禪師曾有《春詞》，寄《柳梢青》：

脈脈春心，情人漸遠，難托離愁。
而後寒輕，風前香軟，春在梨花。
行人倚棹天涯，酒醒處殘陽亂鴉。
門外鞦韆，牆頭紅粉，深院誰家？

第五句第六句道：「恨別上孫，牆陰日斷。歐陽永叔曾有《清明詞》，寄《一斛珠》：

傷春懷抱，清明過後鶯花好。
勸君莫向愁人道。
又彼香輪輾破青青單。

夜來風月連清曉，牆陰日斷無人到，
恨別王孫愁多少，猶頓春寒未放花枝老。

第七句道：「誰把青梅摘。晁無咎曾有《眷詞》，寄《清商怨》：

風搖動，雨青松，翠條柔弱花頭重。
春衫窄，嬌無力，已得當初，共伊把青構來摘。
都如夢，何時共？可憐敲損釵頭鳳！
關山隔，暮雲碧，燕於來也，全然又無些子消息。

第八句第九句道：「金鞍何處？綠楊依舊南陌。」柳替卿曾有《春詞》寄《清平樂》：

陰晴未定，薄日烘雲影；金鞍何處尋芳逕？綠楊依舊南陌靜。
厭厭幾許春情，可憐老去難成！看取鑷殘霜鬢，不隨芳草重生。

第十句道：「消散雲雨須臾。」晏叔原曾有《春詞》，寄《虞美人》：

飛花自有牽情處，不向枝邊住。
曉風飄薄已堪愁，更伴東流流水過秦樓。
消散須臾雲雨怨，閒倚闌於見。
遠彈雙淚濕香紅，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。

第十一句道：「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。」魏夫人曾有《春詞》，寄《捲珠簾》：

記得未時春未暮，執手攀花，袖染花梢露。
暗卜春心共花語，爭尋雙朵爭先去。
多情因甚相辜負？有輕拆輕離，向誰分訴？
淚濕海棠花枝處，東君空把奴吩咐。

第十二句道：「燕語千般。康伯可曾有《春詞》，寄《減字木蘭花》：

楊花飄盡，雲壓綠陰風乍定。
簾幕閒垂，弄語千般燕於飛。
小樓深靜，睡起殘妝猶未整。
夢不成歸，淚滴斑斑金縷衣。

第十三句道：「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。」秦少游曾有《春詞》，寄《夜遊宮》：

何事東君又去！空滿院落花飛絮；
巧燕呢喃向人語，何曾解說伊家些子？
況是傷心緒，念個人兒成暖阻。
一覺相思夢回處，連宵而。更那堪，聞杜宇！

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：「厚約深盟，除非重見。」黃魯直曾有《春詞》，寄《搗練子》：

梅調粉，柳搖金，微雨輕風斂陌塵。

厚約深詛何處訴？除非重見那人人。

第□六句道：「見了方端的。周美成曾有《春詞》，寄《滴滴金》：

梅花漏泄春消息，柳絲長，草芽碧。

不覺星霜鬢白，念時光堪惜！

蘭堂把酒思佳容，黛眉彭，愁春色。

音書千里相疏隔，見了方端的。

第□七句第□八句道：「而今無奈，寸腸乾恨堆積。」歐陽永叔曾有詞寄《蝶戀花》：

簾幕東風寒料峭，雪裡梅花先報春來早。

而今無奈寸腸思，堆積千愁空懊惱。

旋暖金爐莫蘭作，問把金刀剪彩呈纖巧。

繡被五更香睡好，羅幃不覺紗窗曉。

話說沈文述是一個士人，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，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，變做□數回蹺蹺作怪的小說。我且問你，這個秀才姓甚名誰？卻說紹興□年間，有個秀才，是福州威武軍人，姓吳名洪。離了鄉裡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，指望：一舉首登尤虎榜，□年身到鳳凰他。爭知道時運未至，一舉不中。吳秀才悶悶不已，又沒甚麼盤纏，也自羞歸故里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個小小學堂度日。等待後三年，春榜動，選場開，再會求取功名。逐月卻與幾個小男女打交。捻指開學堂後，也有一年之上。也罪過那街上人家，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，頗自有些趨足。

當日正在學堂裡教書，只聽得青布簾幾上鈴聲響，走將一個人入來。吳教授看那人來的人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半年前搬去的鄰舍王婆，原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，專靠做媒為生。吳教授相揖罷，道：「多時不見，而今婆婆在那裡住？婆子道：「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，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裡沿城住。」教授問：「婆婆高壽？」婆子道：「老媳婦大馬之年七□有五。教授青春多少？」教授道：「小子二□有二。婆子道：「教授方纔二□有二，卻像三□以上人。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！據老媳婦愚見，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。教授道：「我這裡也幾次間人來，卻沒這般頭腦。」婆子道：「這個不是冤家不聚會。好教官人得知，卻有一頭好親在這裡。一千貫錢房臥，帶一個從嫁，又好人材。卻有一牀樂器都會，義寫得，算得。又是睥睨大官府第出身。只要嫁個讀書官人，教授卻是要也不？」教授聽得說罷，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，道：「若還真個有這人時，可知好哩！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裡屍婆於道：「好教教授得知，這個小娘子，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，有兩個月，不知放了多少帖子。也曾有省、部、院裡當職事的來說他。也曾有內清司當差的來說他，也曾有門面鋪席人來說他。只是高來不成，低來不就。小娘子道：「我只要嫁個讀書官人。」更兼義沒有爹娘，只有個從嫁，名喚錦兒。因他一牀樂器都會」一府裡人都叫做李樂娘，見今在白雁池一個舊鄰舍家裡住。

……」

兩個兀自說猶未了，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，一個人從門首過去。王婆道：「教授，你見過去的那人麼？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，……」王婆出門趕上，那人不是別人，便是李樂娘在他家住的，姓陳，喚做陳乾娘。王婆廝趕著入來，與吳教授相揖罷。王婆道：「乾娘，宅裡小娘子說親成也未？」乾娘道：「說不得，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，只是吃他執拗的苦，口口聲聲，只要嫁個讀書官人，卻又沒這般巧。王婆道：「我卻有個好親在這裡，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？」乾娘道：「卻教孩兒嫁兀誰？」王婆指著吳教授道：「我教小娘子嫁這個官人，卻是好也不好？」□娘道：「休取笑，若嫁得這個官人，可知好哩！」吳教授當日一日教不得學，把鄧小男女早放了，都唱了喏，先歸去。教授卻把一把鎖鎖了門，同著兩個婆子上街。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。三杯之後，王婆起身道：「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，卻問乾娘覓一個帖子。」乾娘道：「者媳婦有在這裡。」側手從抹胸裡取出一個帖子來。王婆道：「乾娘，『真人面前說不得假話，早地上打不得拍浮。』你便約了一日，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裡，等我便回教授來過眼則個。」乾娘應允，和工婆謝了吳教授，自去。教授還了酒錢歸家，把閒話提過。

到那日，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，放了學生。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裡時，遠遠地五婆早接見了。兩個同人酒店裡來。到得樓上，陳乾娘接著，教授便問道：「小娘子在那裡？」乾娘道：「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裡坐地。」教授把三才舌尖舐破窗眼兒，張一張，喝聲采不知高低，道：「兩個都不是人！」如何不是人？原來見他生得好了，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，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。恁地道他不是人？看那李樂娘時：

水剪雙眸，花生丹臉，雲鬢輕梳蟬翼，蛾眉淡拂春山；朱唇綴一顆夭桃，皓齒排兩行碎玉。意態自然，迥出倫輩，有如織女下瑤臺，渾似嫦娥離月殿。

看那從嫁錦兒時：

眸清可愛，鬢聳堪觀。新月籠眉，春桃拂臉，意態幽花未豔，肌膚嫩玉生香。金蓮著弓弓扣繡鞋兒，螺髻插短短紫金釵子。如煞青梅窺小俊，似騎紅杏出牆頭。

自從當日插了釵，離不得下財納禮，奠雁傳書。不則一日，吳教授娶過那婦女來。夫妻兩個好，說得著：

雲淡淡天邊鸞鳳，水沉沉交頸鴛鴦。

寫成今世不休書，結下來生雙綰帶。

卻說一日是月半，學生子都來得早，要拜孔夫子。吳教授道：「姐姐，我先起去。」來那灶前過，看那從嫁錦兒時，脊背後披著一帶頭髮，一雙眼插將上去，肢項上血污著。教授看見，大叫一聲，匹然倒地。即時渾家來救得蘇醒，錦兒也來扶起。渾家道：「丈夫，你見甚麼來？」吳教授是個養家人，不成說道：「我見錦兒恁地來？」自己也認做眼花了，只得使個脫空，瞞過道：「姐姐，我起來時少著了件衣裳，被冷風一吹，忽然頭暈倒了。」錦兒慌忙安排些個安魂定魄湯與他吃罷，自沒事了。只是吳教授肚裡有些疑惑。

話休絮煩，時遇清明節假，學生子卻都不來。教授吩咐了渾家，換了衣服，出去閒走一遭。取路過萬松嶺，出今時淨慈寺裡，看了一會，卻待出來。只見一個人看著吳教授唱個喏，教授還禮不迭，卻不是別人，是淨慈寺對門酒店裡量酒，說道：「店中一個官人，教男女來請官人！」吳教授同量酒入酒店來時，不是別人，是王七府判兒，喚做王七三官人。兩個敘禮罷，王七三官人道：「適來見教授，又不敢相叫，特地教量酒來相請。」教授道：「七三官人如今那裡去？」王七三官人口裡不說，肚裡思量：「吳教授新娶一個老婆在家不多時，你看我消遣他則個。」道：「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裡墳頭走一遭，早間看墳的人來說道：『桃花發，杜鰲又熟。』我們去那裡吃三杯。」教授道：「也好。兩個出那酒店，取路來蘇公堤上，看那遊春的人，真個是：

人煙輻轉，車馬驕閩。只見和風扇景，麗日增明，流鶯啼綠柳陰中，粉蝶戲奇花枝上。管絃動處，是誰家舞樹歌臺？語笑喧時，斜側旁春樓夏閣。香車競逐，玉勒爭馳。白面郎敲金橙響，紅妝人揭繡簾看。

甫新路口討一隻船，直到毛家步上岸，迤邐過玉泉龍井。王七三官人家裡墳，直在西山馳獻嶺下。好座高嶺！下那嶺去，行過一里，到了墳頭。看墳的張安接見了。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。側首一個小小花園內，兩個人去坐地。又是自做的杜鰲，喫得大醉。看那天色時，早已：

紅輪西墜，玉兔東生。佳人秉燭歸房，江上漁人罷釣。漁父賣魚歸竹徑，牧童騎犢入花村。

天色卻晚，吳教授要起身，王七三官人道：「再喝一杯，我和你同去。我們過馳獻嶺、九里松路上，妓弟人家睡一夜。吳教授口裡不說，肚裡思量：「我新娶一個老婆在家裡，於頃我一夜不歸去，我老婆須在家等，如何是好？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，走到那裡，也關了。」件與王七三官人手廝挽著，上駝獻嶺來。你道事有湊巧，物有故然，就那嶺上，雲生東北，霧長西南，下一陣大

雨。果然是銀河倒瀉，滄海盆傾，好陣大雨！且是沒躲處，冒著雨又行了數百步，見一個小小竹門樓。王六三官人道：「且在這裡躲一躲。」不是來門樓下外雨，卻是：豬羊走人屠宰家，一腳腳來尋兀路。

兩個奔來躲雨時，看來卻是一個野墓園。只那門前一個門樓兒，裡面都沒甚麼屋宇。石坡上兩個坐著，等雨住了行。正大而下，只見一個人貌關獄子院家打扮，從隔壁竹籬笆裡跳入墓園，走將去墓堆於上叫道：「朱小四，你這所有人請喚，今日頓當你這廝出頭。墓堆子裡漫應道：「阿公，小四來也。」不多時，墓上土開，跳出一個人來，獄子廝趕著了自去。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，背膝展展，兩股下搖而自顧。看那雨卻往了，兩個又走。地下又滑，肚裡又怕，心頭一似小鹿兒跳，一雙腳一似鬥敗公雞，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，再也不敢回頭。行到山頂上，側著耳朵聽時，空谷傳聲，聽得林於裡面斷棒響。不多時，則見獄子驅將墓堆子裡跳出那個人來。兩個見了又走，嶺們首卻有一個敗落山神廟，人去廟裡，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。兩個把身軀抵著廟門，真個氣也不敢喘，屁也不敢放。聽那外邊時，只聽得一個人聲喚過去，道：「打殺我也！」一個人道：「打脊魍魎，你這廝許了我人情，又不還我，怎的不打你？」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：「你聽得外面過去的，便是那獄於和墓堆裡跳出來的人」兩個在裡面顛做一團。吳教授卻埋怨王七三官人道：「你做事教我在這裡受驚受怕，我家中渾家卻不知怎地盼望屍

兀自說言未了，只聽得外面有人敲門，道：「開門則個！」兩個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仔細聽時，卻是婦女聲音，道：「王七三官人好也！你卻將我丈夫在這裡一夜，直教我尋到這裡！銅兒，我和你推開門兒，叫你爹爹。」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：「不是別人，是我渾家和錦兒，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人在這裡？莫教也是鬼？」兩個都不敢則聲。只聽得外面說道：「你不開廟門，我卻從廟門縫裡鑽人來！」兩個聽得恁他說，日裡吃的酒，都變做冷汗出來。只聽得外面又道：「告媽媽，不是錦兒多口，不如媽媽且歸，明日爹爹自歸來。」渾家道：「錦兒，你也說得是，我且歸去了，卻理會。」卻叫道：「王七三官人，我且歸去，你明朝卻送我丈夫歸來則個。」兩個那裡敢應他。婦女和棉兒說了自去。

王七三官人說：「吳教授，你家裡老婆和從蕉棉兒，都是鬼。這裡也不是人去處，我們走休。做開廟門看時，約莫是五更天氣，兀自未有人行。兩個下得嶺來，尚有一里多路，見一所林子裡，走出兩個人來。上手的是陳乾娘，下手的是土婆，道：「吳教授，我們等你多時，你和王七三官人卻從那裡來？」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：「這兩個婆子也是鬼了，我們走休！」真個便是漳奔鹿跳，廈躍們飛，下那嶺來。後面兩個婆子，兀自慢慢地趕來。「一夜熱亂，不曾吃一些物事，肚裡又饑，一夜見這許多不祥，怎地得個生人來衝一衝！」正恁他說，則見嶺下一家人家，門前掛著一枝松柯兒，王七三官人道：「這裡多則是賣茅柴酒，我們就這裡買些酒喫了助威，一道躲那兩個婆子。」恰待奔入這店裡來，見個男女：頭上裹一頂牛膽育頭巾，身上央一條豬肝赤肚帶，舊襖襠褲，腳下草鞋。王七三官人道：「你這酒怎地賣？」只見鄧漢道：「未有湯哩。」吳教授道：「且把一碗冷的來！」只見那人也不則聲，也不則氣。王七三官人道：「這個開酒店的漢子又尷尬，也是鬼了！我們走休。……」兀自說未了；就店裡起一陣風：

非於虎嘯，不是龍吟，明不能謝柳開花，暗藏著山妖水怪。吹開地獄門前土，惹引鄰都山下塵。

風過處，看時，也不見了酒保，也不見有酒店，兩個立在墓堆子上。唬得兩個魂不附體，急急取路到九里松動院前討了一隻船，直到錢塘門，上了岸。王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。

吳教授一選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裡看時，見一把鎖鎖著門。同那鄰舍時，道：「王婆自兀五個月有零了。」唬得吳教授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。一程離了錢塘門，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，過梅家橋，到白雁池邊來，問到陳乾娘門首時，字兒竹竿封著門，一碗官燈在門前。上面寫著八個字道：「人心似鐵，官法如爐。」問那裡時，「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。」離了白雁池，取路歸到州橋下，見自己屋裡，一把鈇鎖著門，問鄰舍家裡：「拙妻和粗婢那裡去了？」鄰舍道：「教授昨日一出門，小娘子吩咐了我們，自和錦兒在千娘家裡去。直到如今不歸。」吳教授正在那裡面面廝覷，做聲不得。只見一個廟道人，看著吳教授道：「觀公妖氣太重，我與你早早斷除，免致後患。」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去，安排香燭符水。那個道人作起法來，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一員神將出現：

黃羅抹額，錦帶纏腰，皂羅袍袖繡團花，金甲束身微窄地。劍橫秋木，靴踏狡倪。上通碧茗之間，下徹九幽之地。業龍作祟，向海波水底擒來；邪怪為妖，入山洞穴中捉出。六丁壇畔，權為符吏之名；上帝階前，次有天丁之號。

神將聲暗道：「真君遣何方使令？真人道：「在吳供家裡興妖，并馳獻嶺上為怪的，都與我捉來！」神將領旨，就吳教授家裡起一陣風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二月桃花被綽開。

就地撮將黃葉去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風過處，捉將幾個為怪的來。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，是秦太師府三通判位樂娘，因與通判懷身，產亡的克。從嫁錦兒，因通判夫人妒色，吃打了一頓，因恁地自割殺，他自是割殺的鬼。王婆是害水蠱病死的鬼。保親陳乾娘，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，落在池裡死的鬼。在駐獻嶺上被獄子叫開墓堆，跳出來的朱小口，在日看墳，害瘡病死的鬼。那個嶺下開酒店的，是窖傷寒死的鬼。道人一審問明白，去腰邊取出一個葫蘆來，人見時，便道是葫蘆，鬼見時，便是卯都獄。作起法來，那些鬼個個抱頭鼠竄，捉入葫蘆中。吩咐吳教授「把來埋在馳獻嶺下。」啟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撒，變做一隻仙鶴，道人乘鶴而去。吳教授直下拜道：「吳洪肉眼不識神仙，情願相隨出家，望真仙救度弟子則個。」只見道人道：「我乃上界甘真人，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。因你凡心不淨，中道有退悔之意，因此墮落。今生罰為貧儒，教你備嘗鬼趣，消遣色情。你今既已看破，便可離塵辦道，直待一紀之年，吾當度汝。」說罷，化陣清風不見了。吳教授從此舍俗出家，雲游天下。二年後，遇甘真人於終南山中，從之而去。詩曰：

一心辦道絕凡塵，眾魁如何敢觸人？

邪正盡從心剖判，西山鬼窟早翻身。